

歷史與空間

■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董就雄

歡愉之辭易好

——談兩首粵語流行歌詞的成功因素

韓愈在〈荊潭唱和詩序〉《昌黎先生集》卷20）中謂：「夫和平之音淡薄，而愁思之聲要妙；歡愉之辭難工，而窮苦之言易好也。」退之所言道出我們創作詩詞、散文等各類創作時的實況和感受，有時寫一首愁苦（如懷才不遇）作品總能一揮而就，易於動人；反之寫一首反映快樂心情的作品，即使是真實感受也較難令自己滿意，得到別人好評。然而，粵語流行歌詞的情況則有所不同，有些作品，能將歡愉之情寫得相當出色。

第一首是林夕填詞的〈你的名字我的姓氏〉（張學友唱，李思耘曲，出自專輯《愛與交響曲》，1996年）：

1、曾聽說過 尋覓愛情就像天與地分離和重聚過程
而我跟你 平靜旅程並沒有驚心也沒動魄的情境
2、只需要 當天邊海角競賽迫近時 可跟你安躺於家裡便覺最窩意
只需要 最迴腸盪氣之時可用你的名字 和我姓氏成就這故事
3、*從此以後 無憂無求故事平淡但當中有你已經足夠*
4、如果要說 何謂愛情便是跟你動盪時間話着世情
和你走過 無盡旅程就是到天昏髮白亦愛得年青
5、不相信 當天荒不再地老不合時 竟跟你多相擁一次便愛多一次
怎相信 最迴腸盪氣之時可用你的名字 和我姓氏成就這故事
Repeat **
6、快樂童話像你我一對已經足夠

此詞乃林夕專為賀張學友與羅美薇結婚而寫，可視作一篇結婚典禮時男方朗讀的誓詞。全詞以呼告式自白展開，第一段描述兩人的愛情長跑是「平靜旅程」、「沒有驚心也沒動魄的情境」。第二段續寫「平靜旅程」中最享受的是在他人追逐繽紛多彩生活時，自己可和愛人「安躺於家裡」，過着平靜窩意的生活；而結婚是男方欲成就的夢想。第三段副歌再次強調誓言，申明結婚後，有女方相伴終老已經足夠。第四段寫到兩人愛情的定義，就是在動盪世情之中仍能閒話月旦世事，活在二人世界中，不受身外種種煩擾影響；同時帶出男方對將來的期盼是白首偕老，而且到老時仍有年輕戀愛時的熱情。第五段則不諱言愛情路上曾有波折，連自己也不相信能復合、「愛多一次」，更遑論結婚；然而這最終都實現了。故第六段稱兩人愛情故事是快樂童話，結束全篇。根據網頁資料，例如《中華網》2004年6月25日報道，張學友與羅美薇於1986年開始談戀愛，1989年曾傳出分手消息，1996年兩人於倫敦結婚，則第五段所言「愛多一次」當是指1989年分手一事而言，足見林夕對張羅二人戀愛情況的洞悉，並為學友度身填就此詞。

全詞落想極佳，寫男方對愛情、婚姻的告白，由歌名〈你的名字我的姓氏〉引發，這是人人都知道而鮮有人用作歌詠者。立此意可謂平凡中見新意，且容易引起聽者共鳴。從修辭角度言之，除呼告法外，全篇多用對比：第一段以別人如「天與地分離和團聚過程」的驚心動魄愛情與男方的「平靜旅程」作對比，突出自甘平靜的戀愛追求；第二段以他人繽紛多彩的愛情生活與男方冀望「安躺於家裡」作對比，突出對平淡寫意愛情的嚮往；第四段以時世動盪，與兩人以之作為閒談之資作對比，彰顯不受外界影響的甘甜蜜生活，此段「天昏髮白」又與「愛得年輕」對比，道出愛到老時仍如年青般熱情的愛情承諾。對比手法雖然簡單，但效果顯著，中心突出。所以這首歌推出後，大受好評，成為很多婚宴場合男方歌唱表演或播歌選單的常備之選。

另一首將歡愉之情寫得甚好的是林振強〈當找到你〉（李克勤唱，楊雲驤曲，出自專輯《當找到你》，1996）：

1、我想所有下雨天 我可這樣凝望你 我想跟你明日昨天 一起吻晨曦
我心一向沒變遷 我不當是遊戲 世間爭先要新鮮 我只要你
2、*難數清愛你幾多 只知每日更多 而你是燃亮這生的歌
靈魂再沒遺欠甚麼 當找到你 如若話別日子不知怎過
3、# 我想於世上每天 你准我在旁伴你 我想跟你同行互牽 一起笑和悲
這雙肩膀為你堅 有風有浪仍護你 世間爭先要新鮮 我只要你 #
Repeat *#
4、我想一起過陰雨天和晴天

此詞同樣是呼告式的愛情誓言：第一段表達男方希望與對方終老之想。第二段反覆表達對對方愛的熾熱，謂有了對方，人生便無缺憾，若離別的話，將無法過活。第三段表達男方對女方的愛護，與對方互相扶持，為對方遮風擋浪，並重申不變心，只喜歡對方一個。第四段歸結一句，希望無論悲愁歡喜，都想與對方厮守終生。

全詞的構思是圍繞着「當找到你後我會想怎樣」的思路鋪開，情話綿綿，是典型情歌，最後以一起共度所有日子之期想作結，連意固然尋常，但自有一種浪漫之美。詞中用了不少修辭技巧：如「世間爭先要新鮮，我只要你」是對比，以俗世貪新厭舊突顯自己念舊而不慕新，只喜歡對方一個。「你是燃亮這生的歌」是暗喻，將對方比喻成令自己此生光亮的歌，此處兼用通感，蓋歌只能聽而不能燃燒，但愛情的熾熱彷彿可以將聽覺變成觸覺，幸福的一生也被歌

所點着，那麼歌就是火、亦即愛火；此雖近乎可解與不可解之間，但勝在新穎，有陌生化效果，耐於咀嚼。「靈魂再沒遺欠甚麼」則是借代，以靈魂借代自己，謂內心不再空虛寂寞。「這雙肩膀為你堅」則更是妙句，以「肩」、「堅」之字音雙關構成富有深意之句，雖險而甚為別出蹊徑，似乎令人想到男方挺起強健肩膀，為對方遮風擋雨；由此，後面的「有風有浪仍護你」就顯得順理成章；這裡「風」、「浪」又借喻人生的波折挫敗。此歌在1996年推出，當時李克勤歌唱事業處於低潮期，此歌曾令其唱片銷量及人氣稍見起色，故影響雖不及〈你的名字我的姓氏〉般受歡迎，但仍算是一首將歡愉之情寫得甚佳的受歡迎作品，也用於不少婚宴場合。

以上兩首歌詞都是歡愉之詞，寫得語淺情深，真率無隱，亦不乏技巧之妙。其中〈你的名字我的姓氏〉更獲1996年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最佳歌詞獎，可見此詞甚受大眾歡迎。〈當找到你〉亦嘗入選1996年勁歌金曲第二季季選，雖非單靠歌詞入選，但歌詞之重要性亦可以想見。但如果將此二首歡愉之詞完全放在傳統詩詞的角度鑒賞，則成就未必高，因為就立意而言，兩者不過愛情誓言，欠缺深刻哲理、高遠意境；就技巧而言，俱較多採用賦的手法，形象性不高，亦欠缺含蓄。然而，流行曲及歌詞由於受眾的普及性廣於傳統詩詞，一般受眾文學水平未必高，對歌詞要求亦不會太高，不着重講求哲理、弦外之音、教化價值。可以說，言淺情深即可，文質並重固然令人感動，但簡樸淺近能感動更多人。約言之，歡愉之辭在流行歌詞中較其於傳統詩詞中易於成功，故鑒賞流行歌詞應該具備另一副心眼，語淺情深即是佳構。而以詩詞式的述志言理、含蓄境界要求範圍流行歌詞，以期出現與詩詞並駕齊驅的佳作，未必適合。兩首歌詞之所以成功，還在於時下流行樂壇寫愁苦之作極多，如寫失戀、暗戀、苦戀、三角關係等，可謂作手如麻，作品則如恆河沙數，詞人未必能輕易露出頭角。反而寫歡愉之辭，因為較愁苦之辭難寫，且有一定市場需求，故能突圍而出。



文化觀察

■文：照日格圖

芳香的玫瑰帶着刺

現在的都市人都過着甜蜜生活。無論是從物質還是精神，人們都麻木在膚淺的快樂與歡笑中，將責任、批判和冷眼旁觀忘在九霄雲外，人云亦云，隨風搖曳。國內期刊也沉醉在甜蜜中，眾多刊物尤喜所謂的「千字美文」。在一個個偽造的動人情節和煽情的甜蜜中，文人的責任被摒棄到了不起眼的隅。作家安寧的文章近年來散見於國內各類報刊，屬多產作家。安寧的文字也因深刻、犀利而區別於其他女作家。《美人一笑》是安寧新出版的隨筆集。與書架上讓人眼花繚亂的作品集不同，此書收錄的80餘篇短文都是發表在《中國新聞周刊》等知名期刊的麻辣隨筆。

書中的80餘篇文章像一把手術刀，切入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，用冷眼客觀、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，用女性特有的敏銳和女作家難以達到的犀利或批判，或諷刺社會弊病，針砭中展露她的文字才華和作為文人的責任感。一篇文字除了微薄的稿酬之外，如果能夠讓人在笑聲中感受一點更為深刻的東西，那這樣的文章就價值連城了。無論是社會或個人而言，這樣醫病的苦藥比蜜糖更有用。書中《博士男與寶馬女》、《美人一笑》、《我是教授請讓路》等文章對知識分子的諷刺讓人大呼過癮；《娛樂，愚樂》、《千萬別相信博事》等文章對社會問題的探討雖有些片面，也寫足了個人觀點。讀後如同吃慣了粵菜的人忽一日吃川菜，一邊不停地喝水沖淡辣味，又不忍放下手中的筷子；在《出軌》、《男人的絕情》等文章裡作者捅破



婚姻的甜蜜，寫出了圍城百態，用滿溢女權思想的文字審視婚姻與愛情，婚姻與社會價值觀的辯證關係。

安寧雖然在自序中讓讀者「請依據個人口味，酌量添加」。但《美人一笑》就是一盆水煮魚，嘗一口，便要麻辣到底了。等吃完這一盆用文字做的水煮魚，我們不禁有些尷尬，也難免汗顏。等這一切過後便是理性的自省。如今，當媒體意見一邊倒，網上言論成為年輕人言論統帥時，這本書的存在變得尤為可貴。「甜蜜一代」的人們不應是意見的僕役，每個人應爭取成為「意見領袖」。提倡百花齊放的今天，每一個合法的意見都值得尊重，每一種聲音都值得關注。觀點也應該從簡單的複製黏貼變成原創。

從厚重的角度來說，《美人一笑》是一部再平凡不過的隨筆集。也或許書中的觀點摻雜了太多個性化觀點。但是作者旁觀社會的冷靜和勇於批判的精神值得讚美。當我們習慣了讚美只為讚美別人而存在的文字時，我們更應該大力讚美一下那些呼喚冷靜，呼喚自我的文字。不得不承認，我們的文字很多時候丟失了自我，而《美人一笑》的作者安寧，她一直在呼喚我們的自身。

從魯迅到如今的時評家，觀點隨筆這行中不乏人才。寫下這一本犀利文字的作者是一位女性，且是「80後」。因為之前太多的觀點都說「80後」是沒有觀點的一代，這本書可以說是對這一觀點有力的回擊。讀《美人一笑》，能夠同時閱讀到玫瑰的芳香和花刺。

《美人一笑》，安寧著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，定價：28.00元）

館、香港電影資料館、電影節辦事處及古物古蹟辦事處最精彩的書籍，定能讓讀者滿載而歸。

展銷日期：	
10月24日至11月7日	尖沙咀圖書中心 展覽廳展銷
11月8日至12月8日	尖沙咀圖書中心 專枱展覽
11月13日至11月24日	沙田圖書廣場 專枱展覽
11月27日至12月8日	銅鑼灣圖書中心 專枱展覽

古典瞬間

■王兆貴

米元章的石頭記

《紅樓夢》因以女媧補天的棄石為根由，故又名《石頭記》。文中，曹雪芹借空空道人的口吻，稱那塊幻形入世的石頭為「石兄」。據查考，首次使用這一稱呼的人並非曹翁，而是北宋的米芾。

米芾，字元章，有潔癖，好着唐裝，個性狂傲，舉止怪誕。他視藝術為生命，能詩文，擅書畫，精鑒別，還特別嗜石愛硯，且愛得幾近癡迷。據《宋史·米芾傳》記載，安徽無為有一塊外形奇特的巨石，米芾見了高興地大叫：此石足以讓我膜拜，於是整肅衣冠就拜，還吟唸有詞地呼石為兄。此後，「米顛拜石」就成了歷代文人手下的創作題材，出現在畫作和雕塑中。在西泠印社2006年秋季拍賣會上，有兩幅「米芾拜石」的畫作同台亮相，一件是明代畫家陳洪綬所作，一件出自近代畫家任伯年之手。

戀物成癖的人，有時難免忘形失態。米芾應徽宗之召，書寫一個屏風。徽宗指着御案上的筆硯，准許他使用。米芾一眼看中了這方寶硯，還揮毫邊琢磨如何得手。書寫完畢，就捧着硯台對徽宗說，這方御硯已為臣所濡染，再交還皇上就大不敬了。徽宗心知，米芾這樣說是企圖得到這方硯台，於是就笑着賜給了他。米芾謝恩後，抱着硯台就跑。餘墨飛灑，襟袖盡染，米芾狼狽中還偷着樂。見他這副樣子，徽宗對在場的蔡京說，這個米顛，真是名不虛傳啊！

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江西東鄉收集到一方古硯，硯池額上鐫有「御賜之寶」四篆，底面刻有米芾署名的跋文，筆勢凝重而飄逸，氣度雍容而瀟灑，可惜字跡略有漫漶。經鑒定得知，確係宋徽宗趙佶賜給米芾的御用端硯。

夜月和尚有一端州石，聳起部分像座小山，山腳下的凹塘正好用來蓄水磨墨。米芾得到後愛不釋手，竟摟着睡了三個晚上。靈璧以產美石聞名，米芾在毗鄰靈璧的連水做官時，得其便收藏了許多奇巧的石頭，並一一題冠名，藏在雅齋，觀賞入迷時整日不出門。遇有珍品便藏於袖中，隨時取出觀賞，謂之「握游」。前往巡視的按察使楊傑聽說後，嚴肅地對他說，朝廷把這麼大一個地方交給你，怎麼能整天玩石頭呢？米芾從袖中取出一塊玲瓏剔透的石頭，轉動着展示給楊傑看，問他這塊石頭如何？楊傑不屑一顧。米芾又拿出一塊巧奪天工的石頭，見楊傑還不動心，最後拿出一塊更加精妙的石頭對楊傑說，如此上佳之石，怎麼能不愛呢？楊傑忽然說，不只你愛，我也很喜歡呀！順手奪過奇石，逕直登車，揚長而去。

作為一個地方官，耽於個人愛好而荒廢政務，怎麼說也是失職行為，不要說被問責，就是受處罰也不為過，他也確實因此遭到過彈劾。畢竟是理屈在先，面對楊傑的責問，米芾是沒理由辯解的，只好施展悠閒術，轉移楊傑的注意力，從而化緊張為和緩，變嚴肅為消遣。米芾的這番應對，固然有息事寧人的成分在裡邊，但是，能讓對石頭不動心的人愛上石頭，高超的藝術鑒賞力也確實了得。米芾對所藏奇石視同心肝，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心肝寶貝絕塵而去，接連數月惘然若失，屢次修書都沒要回來。

搜石，藏石，賞石，鑒石，成了米芾生命中至虔至誠的修行和難以割捨的情結。他愛石至深，不僅僅是為了收藏觀賞，而是把它作為一門學問，潛心進行研究，並有專著問世。米芾的審美視角超常、獨特，能從旁人見慣不怪的石頭中看出門道來，說出美感來，他提出的「皺、漏、瘦、透」，仍然是今天人們相石、賞石、藏石的通行標準。

《紅樓夢》以棄石的人文精神為寄托，應該說是從米芾人生際遇中受到啟示，獲得靈感的。在這塊石頭自述故事的開頭，脂硯齋批註：「妙極！是石頭口氣。惜米顛不遇此石！」米元章以怪石為友，曹雪芹為頑石立傳，同我國古代傳統的玉石文化意象密切相關，諷為癡狂也罷，視為棄物也罷，透逸出來的是那種崇尚自然、不為世俗所同化的狂狷本色和人格精神。據說，歌德也是石癖中人。一次，他在魏瑪街頭看到一塊形狀奇特的石頭，便失聲叫到：「呵，你在這兒呵！」他曾說過：「我要把我的身心和靈魂滲透到岩石和群山之中」。

■文：馮 磊

文學評獎，集體審醜？

詩人車延高出名了。他藉以獲得魯迅文學獎的作品，以其口語化特點，被人譏諷為「羊羔體」。與前幾年河北詩人趙麗華的「梨花體」一樣，成了質疑的對象。所不同的，趙麗華的作品受到質疑，僅僅是因為淺薄而已。至於車延高，則似乎要複雜得多。

生於一個淺薄和物質化的社會，一個人喜歡詩歌，至少不是一件庸俗的事情。身處官場的車延高，業餘時間喜歡寫詩，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愛好。熱心寫作，怎麼說都比喜歡麻將和流連酒桌要好得多。至少，這是一件讓人尊敬的事情。但是，車延高的被質疑，卻有着複雜的時代背景。

首先，文學評獎在眼下已經成了飽受質疑的對象。純文學眼下缺少讀者，但，並不意味着讀者的眼光相對低下。相反地，目前將目光流連在純文學領域的人，不乏具有相當眼光和才情的人士。按照最近幾年的慣例，每次文學評選，總是要換取一大片喝倒彩的聲音。這說明，作者或許偷懶了和不值得一看，但讀者的鑒賞水平還在。

其次，對於整個社會而言，持續使用懷疑的眼光看待問題，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。大眾遇到各種社會現象，已經逐漸學會了從懷疑到細緻分析。相對於從前只知道接受「教化」的聽眾，今天的讀者顯然是迥然不同的了。

身處一個審醜的時代，把自己放到聚焦的鎂光燈下接受檢驗，絕對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身為官員的詩歌愛好者車延高，獲獎之後被質疑，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。

平心而論，車延高寫作，不是一件淺薄的事情。而車延高獲得魯迅文學獎，之所以引起廣泛質疑。主要原因在於：第一，車延高是個官員；第二，讀者質疑的，本身更是魯迅文學獎評選的標準。

一個口沫四濺的時代，一個急功近利的時代，究竟是否還存在能夠代表時代聲音的經典之作？車延高的作品是否可以代表我們這個時代詩歌創作的水平？這，都是諸多質疑的核心所在。

詩歌是語言的精華。口水氾濫，本身就是文學的不幸。但，這似乎是無奈的事情。時隔百年，

在新文化運動之後，舊的語言規則被打破，白話文佔據了主導地位。

但，詩歌領域的標準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。實際上，相對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這個時代的詩歌寫作，真正的問題在於精神內核的缺失。——沒有思想，空洞無物，自甘下流。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，詩歌寫作也就談不上什麼意義和價值。但是，如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而退回到六七十年代的意識形態當中去，則無疑是歷史的倒退。

當代詩歌乃至純文學的被冷落，主要原因在於沒有解決好一個「詩歌何為」與「文學何為」的問題。自身無法定位的苦惱在二十年間始終緊緊糾纏着中國的文學事業。迴避批評或者說放棄批評的做法，讓當代中國文學就像一個喝醉了酒的醉漢，搖搖擺擺。習慣了體制內供養體制的生活，導致文學寫作被牢牢限制在一個圈子內畫地為牢。不解決好這個問題，文學就不會被人尊重，文學評獎就會繼續淪為兒戲。

此次車延高的獲獎，被人稱之為「羊羔體」。或許也不全是壞事。

一方面，車延高的獲獎，提醒大家應該對當代評獎和寫作的問題進行嚴肅的審視。另外一個方面，在純文學已經氣息奄奄的時代，如果不是車延高和他的「羊羔體」，誰還記得魯迅文學獎這個用魯迅先生的名字命名的獎項？

调侃一點講，車延高的「羊羔體」被關注，彷彿才是此次魯迅文學獎評獎的最大收穫。而試圖消除大家對文學評獎的反感和質疑，是否也可能意味着將來要取消官方評獎本身？

一句話：誰獲獎，帶來的都是口水。「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」。



■米芾。

網上圖片